

海湧伯

海湧伯出生在邊角村，當時的邊角村算是窮鄉僻壤，一般居民在海階台地上以簡單農作為生。

台地在原始年代因板塊推擠從海床被推上來而形成，為岩礁底質，土壤層薄又貧瘠，地力有限，農作不成規模維生而已，生活一般貧窮。但老天似乎為了彌補陸地的有限，給了這個村子一口面對大洋的漁港。早在日本人佔領這座島嶼的年代，當時的政府就看中村子面對大洋的特性，以人工內挖方式開闢了這座簡易的海港，全力發展大洋漁業。戰後，經過了兩次拓港工程，而有了今日邊角漁港的規模。

小時候的海湧伯，對他父親完全沒有印象，偶爾問起時，他母親總是嘆口氣跟他說：「骨頭倘打鼓，死萬代囉。」他母親靠著手耕農作，辛苦養育他到小學畢業後就跟他說：「接下來，就要靠自己了。」

海湧伯還記得，十三歲那年，他母親抓了一隻養在後院的閩雞，帶他去村子裡從事漁撈而家境小康的船長萬來仔仙仔家裡拜會。他母親拜託船長，給她從小失去父親的兒子有機會在他的鏢船「漁津六號」上學討海。

一隻閩雞已經是當時海湧伯家裡僅剩的資產，當時，隨便一個漁船「海腳」（船員）的收入，都會比務農或岸上其它工作優渥一些。

那時，一艘鏢船上的海腳至少七、八個人，少年海湧伯初初踏進這艘擁擠的海上小家庭時，他的身分連海腳都不是，他不過是這艘船上階級最低，而且是上船來學習當海腳的學徒而已。學徒在鏢船上的工作就是打雜，他得挑水、擔柴、煮飯、洗鍋盤、刷甲板，聽命於每一個海腳的使喚。可說是集所有瑣碎勞務於一身，而且得看人臉色的船上「小弟」。

十三歲，不過是個大孩子，海上勞力工作先不說，當船隻作業結束返港後，海腳們都上岸休息去了，那時的年少的海湧伯還得為下一趟出航作準備，他得上岸打水、挑水，將船上的淡水艙給餵滿，有時還要將船長買來的薪柴，一擔擔挑上甲板，擺放整齊，以備船上生火煮食用，最後，還得將沾了魚腥味的甲板整個刷洗一遍後，才得上岸休息。

那時候的漁船沿用「日本精神」來管理，船上階級分明，工作沒做好，受罵挨打是常有的事。還在適應期的學徒少年海湧伯，暈船已經難過到需要被照顧、被安慰，病恹恹的少年郎，還得勉強打起精神聽命行事，即使不合理的要求也得卑微地迎合船上每位海腳各自不同的需求。

有次海上作業，他一時分心，薪柴火候沒控制好，少年海湧伯煮出來的一鍋飯，帶著鍋底的焦巴味。船上那位經常對他橫眼怒眉脾氣暴躁的大副，才扒一口飯，從甲板站起來抬腳一踢，將整鍋飯踢翻在甲板上，隨即又橫過腿來，朝少年海湧伯的大腿肚上狠狠踹了一腳，狠聲罵道：「重新煮過！試看麥，再煮這種飯，看我會不會把你踢落海。」

暈船暈到翻胃，少年海湧伯一臉青筍筍，幾天下來，胃裡裝得下去的不過是那幾口解渴的水，但終究還是一滴也留不住，不堪幾次嘔吐，胃裡的每一滴水還加

了膽汁，全部吐回最原始的海水裡去。讓少年海湧伯更難過的是，無論他在工作上如何努力，態度如何卑下，還是時常被刁難、受責備。好幾次船隻返港，所有船員早已離去，只剩下少年海湧伯留在船上，當他終於病懨懨地作完後續工作，天色已經昏暗。他拖著沉重腳步，蹣跚走回家裡。到了家門口時，少年海湧伯一手扶著門框，虛弱地跟站在屋內廳堂等著他回來的母親說：「明天不去好嗎？岸上再找其它任何工作，我都會拼命做。」

個性溫和的母親，總是一再安慰他、鼓勵他：「再試一次就好，明天再試一次，如果還是暈成這樣的話，下次就不去了。」少年海湧伯接受他母親溫柔的勸撫，如此一趟又一趟去回，而最後，他總會接受勸撫答應母親再試一次。就這樣，一次試過一次，少年海湧伯終於走了過來。

漁船上辛苦過渡的日子，如舷邊滾滾波濤一點一滴慢慢流過。少年海湧伯終於度過適應階段，終於踩穩了鏢船甲板的第一步。

凌晨兩點半，年輕的海湧伯早已起床，準備搭鏢船出海作業，他母親在廚房為他煮了一鍋飯，煎兩片鹹魚，讓他吃了才出門。

少年海湧伯提起裝了一件「油衫褲」（連身雨衣）的嘎嘰邁出家門，他母親跟上前一步，迫在他背後說：「船上工作，要記得，越有本事就越不會被欺侮。」

這句話，十三歲的海湧伯自那天出門後就一直帶在心裡。

克服了暈船後，少年海湧伯認真努力做好自己份內的事。每當海上漁撈作業緊繃的關鍵時刻，他還會適時主動地「湊腳手」，到處幫頭幫尾，特別是粗重又沒人樂意做的瑣碎工作，他都勤快地接手完成。一年下來，少年海湧伯在漁津六號這艘鏢船上，從暈船嘔吐，匍匐受苦，直到站起來的過程，受日本精神影響一向表情嚴肅行事嚴謹的船長萬來仙仔，全看在眼裡。

失去獵物，展福號迷航似地在海面上放風放流(船隻隨海風飄動隨海流漂動狀態)。

船隻很快被強勢北風吹橫了身子，鏢台指向外海，穩固的海岸山脈橫在船尾一段距離外，船腹受海流牽引逆擋風勢，迎風傾斜的這一側，放大了風向與流向的衝突，全化作碎浪緊貼在左舷受風昂起的舷邊啪啪作響。

一波猛浪自北邊襲來，船隻受浪被橫著扛起，左斜右傾，湧浪快速通過船下，船身右斜左傾側著身重重撞落波谷，跌出左舷海面又是一片破浪白沫。這一刻，所有的風聲、浪聲、船隻與海面的衝突聲，怎麼聽都像是一次又一次無奈地呻吟和嘆息。

追獵中斷，鏢船失去魂魄般受風浪擺布。

忽然間，強壓過風聲、浪聲，氣勢昂揚地一聲高喊：「注意！」自駕駛台重重喊出。是海湧伯，是海湧伯用力高喊提醒鏢台上的粗勇仔和輝龍：一時失手，失意難免，但不可以矢志。

海湧伯適時一聲吶喊，打破了消沉氛圍，鼓勵了鏢台上的兩位夥伴：我們還在戰場，戰爭尚未結束。這一聲喊，將整艘鏢船從失意的波谷強強拉住；這一聲喊，

喊出海上獵人不容易被吹熄的鬥志。

風聲颯颯，船隻高低俯仰，船上三人各自守住不同方位，不時迴擺他們的頸脖，像船上三具自動旋轉的探照燈，來回掃瞄四周海域。他們沒有交談，他們沒有放棄，他們睜亮被北風刮紅的眼，繼續搜尋海上突出於風痕浪痕以外的任何線索。海湧伯沒打算讓全船已經著火的眼睛，中斷在失手的這一刻。

不只一次，海湧伯在閒聊時跟粗勇仔和輝龍兩個徒弟說：「獵人最怕的是掉頭離開，最怕的是心裡已經放棄，一時失手並不代表永遠失去。」海面一片茫然，但是在海湧伯鼓勵下的這艘鏢船的心，可一點也不茫然。他們被鼓勵起的獵魚態度是：「在眼裡失去的，就用自己的眼睛給找回來。」他們知道，這一首由他們主編主導的壯闊樂曲，只是暫停，尚未曲終人散。

風聲、浪聲、引擎聲交錯出海上一片空曠和孤寂，但是，聽見了嗎？

那枯瑟風底悄悄尾隨上來的氣息，聽見了嗎？那蒼茫水色中沉潛的隱隱騷動，感覺到了嗎？

他們明白，沒有起伏，不足以成就汪洋，沒有波折，哪來值得流傳的海上故事。